

我们不是坏孩子

□司马小萌



我们不是坏孩子。对不起,我用了“孩子”这个词,只为更贴近网络。眼下各个年龄段都在网上“装嫩”,不是自称“宝宝”,就是“童鞋”“童靴”,搞得语文老师不知所从。

其实,不是“谐音”,就是调侃。网络时代就是这样不讲理,只要民认可、官不究,不流传也难。再说,开个玩笑,总比绷着小脸儿强吧?不必太当真。

但是最近我和朋友到几个城市拍摄春游照片,真发现了一些“坏孩子”:放着平平坦坦的路不走,偏要蹦哒蹦哒踩花田;明明不具备猴哥那两下子,却要窸窸窣窣爬树。真正的孩子,如果没有家长纵容,我看还规矩。问题往往出在那些老大不小的“坏孩子”身上:玩嗨了,美翻了,忘了约束自己,欢腾得如同刚出窝的小鸟,顽皮得如同懵懂的少年。估计红领巾时代也没这么张扬,尤以美丽可爱的纱巾大妈们为最。

景区的大喇叭一直在喊

话。听不见,就是听不见!春天历来短暂,花儿更是娇嫩。你不急,我急哟。再说,倘若上树的您,一个闪失跌下来,喜剧不就演成悲剧了吗?

“使命感”油然,“小喇叭”开始广播了——我一边举着手机拍花,前前后后,上下左右,咔咔咔;一边冲着东面喊、朝着西边嚷,哇哇哇:“上树的那个,下来!”“踩花的那位,出来!”……

此刻的我,真有点忙。毫无疑问,纵容一个,就会带来一群。“从众心理”,也称“群体效应”,你懂的。

虽然违规的只是少数,也够俺“口干舌燥”。朋友们笑称,真该给你配个特大号的扬声器。我说,最好再来个红袖标。反正“一专多能”,拍片不误巡逻。

深刻记得,几年前在南方某小城,遇见该市摄影家协会主席领着一帮爱好者在公园拍片。为了制造“落英缤纷”的拍摄效果,他们使劲摇树。在纷纷扬扬的花雨中,“熊孩子”们左蹦右跳,完成创作。

人家也有道理:反正花快谢了,早一天晚一天无所谓。我却

是心疼:多数春花,寿命都短。难怪林黛玉葬花如此悲悲戚戚。于是,隔着小桥流水,我用120分贝的声音喊话。

嗯,120分贝,相当于飞机起飞时的音量。震撼不?对方霎时惊呆了。然而,不可理喻的是,他们变换了一个场地,“落英缤纷”,继续!于是,120分贝,继续!

见过不懂事的,没见过如此不懂事的。这些年,摄影界被弄虚作假的摆布歪风,搞得“颜面尽失”。这段经历,后来被同行的沈阳晚报高级记者刘生生,屡屡挂在嘴上,成为一段生动的宣教材料。

前些天看新闻,现在竟然还有在长城上刻“到此一游”的怪胎。什么年代了,还保留这种愚昧的“爱好”。

其实,这些“坏孩子”也许并不怎么蠢。瞧他们一脸清纯的模样,在单位也是有头有脸的。充其量,就是缺点文明理念。不过,一把年纪了,总该学学好,也给真正的孩子做个榜样。

又想起春节前在朋友家,看见她从网上买的干枝花。这花叫“金达莱”,朝鲜电影中常出

现。而在我国东北地区,叫“兴安杜鹃”。朋友说从网上买的,一把干枝二十多元,整枝泡水,十几天就开花了。虽然花期只十几天,但在萧条的冬季,尤其春节到来之前,让家里显得特别喜兴。

我头一次见到这花。很美,像桃花;逆光拍,像假花。引起我浓厚的拍摄欲。

我拍照,朋友也跟学。拍完,我第一时间发朋友圈得意;而朋友,也毫不迟疑地发朋友圈炫耀。

没料到,第二天一大早,她突然发来微信,告诉我她删除了昨晚的帖。

什么个情况?原来干枝杜鹃并非花农栽种,而是野生的,此花生长成熟需要好几年时间。如果将成熟的枝条大量剪走,对于一个物种繁衍,无疑是毁灭性的。

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。这几年干枝杜鹃在网上火起来,导致有人疯狂野采。

其实,在家里可养的花很多。如果以后有人工种植的,我们再“大张旗鼓”地买,买,买,没

人敢说你是个“不”字。

不知不为过。我诚惶诚恐,迅速删除了前一日

的帖。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,原本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。我们不能只做生态文明的看客,还应该成为真正的践行者。

更不要做“坏孩子”啊。尽管我们早已不是孩子。



征稿启事

生活中需要快乐,更需要发现快乐的“眼睛”。在生活中,哪些事曾给你带来快乐?即日起,我们面向广大读者征稿,邀您讲述生活中的真实故事。

来稿要求:讲述日常生活中平凡而生动的故事,抒发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。行文要轻松活泼,突出真实性、趣味性和本土特色。作品体裁应为散文、随笔,字数一般不超过1500字。

投稿邮箱:mdwb09@sina.com,请注明“乐生活”。

本报编辑部



荷叶上的蜻蜓

□郭晓兰



全曲旋律优雅空灵,声声轻扣着人的心扉,令人心绪随着旋律与蜻蜓一起上下翻飞,飞入时光深处。

童年,夏日黄昏,胡同口,黄蜻蜓、花蜻蜓、红蜻蜓…总有那么多蜻蜓低飞着盘旋。纱幔似蝉翼的双翅,大大圆圆的眼睛,细细长长的腰身,诱惑着小小的少年。小伙伴们放下书包,拿起扫帚,就扑向巷口。

拍蜻蜓可是一个技术活。劲用得太大,往往一拍毙命;劲用得太小,往往招招扑空。即使偶尔拍在了扫帚之下,在慢慢搜寻的当儿,一个不留神,蜻蜓也会腾空而去。只有拍蜻蜓的力道不大不小,似乎正好拍晕蜻蜓的火候,身手敏捷,手起刀落,麻利又安静,才成。捉住蜻蜓,欢呼着飞跑进家抛进蚊帐里,或掐去翅尖,让信任的伙伴拿着,继续拍打。若能拍一个红辣椒似的蜻蜓,那真是一种幸运与荣光呢!

偶然间听到董文强老师创作演奏的陶笛曲《荷叶上的蜻蜓》,一下沦陷进去。

乐曲以柔和舒缓的曲调开端,像一阵和暖的春风吹过心田,更似有着花开花香的引领,恬静柔美的笛声一下带人走近临水自照的荷花池边。波光粼粼的水面上,光影辉映,清澈斑斓,亭亭荷叶迎风摇曳,袅娜荷花映日盛开,轻盈蜻蜓点水而飞……笛声似水潺潺流动,如此旷远、宁静、美好、灵动。

环环相扣的美好时光里,链条有了裂断。也似乎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执念,觉得说不定哪朵荷蕊中还存留着一只小纱囊,里面是那个蕙质兰心名唤陈芸的女子撮置的茶香。

一晃又一年,匆匆又夏天。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,万物之美,在于发现,生活之美,在于热爱。无论一枝才露尖尖角的新荷,还是明丽娇艳的似锦繁花,只要不缺少发现与热爱,生活会处处埋伏着惊艳与欢喜。

而人生,像极了这首《荷叶上的蜻蜓》,荷叶是平淡清雅的岁月与日常,蜻蜓是不经意的恣意与美好,荷花是为你而来的一莲风月与幽梦,一切都在相互交替,相互衬托。有了浸满荷香琉璃时光的潺潺流淌,谁能说自己的生命不够靓丽、不够精彩呢?正如林语堂所言:我真诚地相信,一个谦卑渺小的生命能快乐地过一辈子,是宇宙间之至美。